

综合实力全美国乐团最高

——张立国细数芝加哥交响乐团种种强势

◆ 沈次农

对于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来访,用“千呼万唤”一点也不为过。

早年,当我们还在热衷于各种五大、十大乐团不同排名的争执时,还不能清楚地识别欧洲乐团和美国乐团的差别时,当看到莱纳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组合的唱片便毫不犹豫买下的年代,我们对芝加哥交响乐团便充满崇敬。那几乎是天外的神话,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珠峰。以前我们觉得它遥不可及,但是当费城、纽约、维也纳、巴伐利亚、慕尼黑、阿姆斯特丹皇家纷纷来临之际,我们对芝加哥的企盼就越来越显得迫切了。

趁芝加哥乐团到来之前,记者通过越洋电话对张立国先生做了采访。张立国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曾是上海交响乐团的中提琴首席,到了美国以后又通过考试成为芝加哥交响乐团中提琴副首席,在芝加哥交响乐团已经有整整20年时间,经历了索尔蒂、

巴伦博伊姆时代。现在又进入了海汀克时代,是芝加哥乐团老资格的演奏家了。以下是采访对话:

沈:很高兴您能在芝加哥乐团到来之前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在美国多年,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在美国其他音乐家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张立国:从美国来说,芝加哥乐队的综合实力(我用这个词来形容乐团的能力)在美国音乐家的心中总是最全面的。我用“综合实力”这个词,是有所指。当然这里面还是各有侧重:比如说芝加哥乐团的铜管是世界第一,为全世界音乐家所公认。早年便听旧金山交响乐团大号演奏家说,世界上的铜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学派:欧洲学派、美国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从中可以明白芝加哥铜管的地位了。

那时我也和苏黎世歌剧院的圆号副首席(原来我的美国同学)聊起过这个话题。我说,我坐在乐

队里,总觉得背后的铜管声音太响,震耳欲聋,让人感到吃不消。他说:哈,你不知道?作为我们铜管演奏家来说,最困难的事,是要吹得响还要吹得那么好听。这才是本事。一般来说吹得响容易破,要吹得好听就响不了。这只有你们芝加哥的铜管做到了,你们的铜管又响又好听。

沈:大概就像姚明打篮球,个子又高又灵活。全世界难找这样的人。

张立国:是的。从这里可见芝加哥的铜管是难以挑战的。

我们再说木管。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乐队的木管声部都很好。而芝加哥的木管特点就是风格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因为这些首席其实都是独奏家,个性都很强。他们能做到牺牲自我,让整个乐队的声音达到高度统一——从上到下,从长笛到双簧管、单簧管、大管,一路下来,风格



芝加哥交响乐团中提琴副首席张立国

极其统一——是很不容易的。尤其近5年来,乐团进来了几个新的首席,声部作了调整,芝加哥木管就此进入一个很完美的状态。我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前面说的是管乐,再说弦乐。过去芝加哥乐队从来不是以弦乐取胜的。像波士顿和克里夫兰乐队

的弦乐,都好得不得了。这种好,不是指个人技巧,而是指形成了一种风格。波士顿乐队对于要求进来的人,首先是要求他们能演奏波士顿的风格。就是说,哪怕你是再大牌的独奏家,如果你不能按照波士顿乐队的风格演奏,他们也不会录用你。克里夫兰同样也是这样。它有一套要求,必须大家一起按照这种风格演奏。以前有人开玩笑说芝加哥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有14个首席。这是讽刺,这其实是说大家相互间不买账互不服气,尤其是不服从首席。20年前我进这个乐团的时候,我也奇怪,感觉这个弦乐声部就像百花齐放。比如中提琴声部需要拉一段很重要的旋律,你会发现,这个拉一把位,那个拉三把位;这个在这根弦上拉,那个在那根弦上拉……很不统一,想怎样就怎样。首席好像也没有权威性,从来不会回过头提醒大家统一指法。或者至少回头说一声。他们没有这种规矩和传统。我想可能是个人水准太强了,因此长期以来给人造成的印象,芝加哥弦乐似乎没有美的感觉,而只有一种挺拔感,感觉弦乐更像铜管了。

但是这种情况在巴伦博伊姆担任芝加哥乐团的音乐总监以后就被改变了。(一)

日前看央视音乐频道播中国爱乐乐团2009新年音乐会,不由被吸引住,接着一口气看完,心里为他们竖起大拇指!

往年我对这类国内乐团的演出兴致不高,但这次却相反——不为别的、只为那张以纯本土作品搭台的曲目单,这使它成为一台很有中国特色的新年音乐会。记得多年前我撰写《太多和太少——新年音乐会随想录》时,曾对国内新年音乐会普遍缺乏本土意识表示过忧虑,而中国爱乐乐团的这台演出令人宽慰。

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总是习惯以西方音乐文献中那些著名管弦乐小品、施特劳斯家族圆舞曲之类的“通俗入门曲目”为核心。即便少数贺岁演出以本土作品为主的,主办者也总不忘选几首“西洋名曲”填入节目单。这虽并无不可且情有可原,但总令我感到有点遗憾——维也纳人可以将自己的新年音乐会办成“施特劳斯家族专场”,我们为何不能把自己的新年音乐会变成展现本土管弦乐作品风采的舞台?难道这真的很难吗?

仔细想想,的确有点难。新年音乐会由曲目挑选有风格限制,最好拥有欢乐、喜庆、活泼、华丽的氛围;不但如此,悦耳动听、为听众喜闻乐见或许更为重要。中国本就不是一个管弦乐创作大国,而国内相当数量的当代作曲家则将精力更多地花在谱写具有时代特色的无调性音乐中,那些风格前卫甚至略带实验性的作品,绝大多数没有显露出任何会被搬上贺岁音乐会舞台的可能。

本土意识很宝贵

——一张值得称道的新年音乐会曲目单

◆ 刘恩惠

而对于那些特色鲜明、源远流长的民乐精品,则似乎缺少有志于将它们改编为交响乐版本的专业人士。导致多少年来,经典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反反复复还是这么老掉牙的几首。由此,从西方音乐文献中寻找适合新年氛围的演出曲目,也就成为不得已的必然之举了。所以在此背景下,中国爱乐乐团在本轮新年音乐会作出的这一变化,令人感到振奋并值得称道。

这台音乐会的曲目包括:李焕之的《春节序曲》,叶小钢的电影配乐《玉观音》,赵季平的《大宅门》配乐及《乔家大院》组曲,邹野的影视音乐《闯关东》、《云水谣》选段,陈钢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周成龙的《挂红灯》等。从中不难发现,大家近年来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配乐是演出的主打曲目。显然,比起那些“西洋名曲”,这些中国百姓所熟悉的旋律反倒拥有更好的亲和力。这些已经能代表时代高水准的影视配乐日后能否成为经典、化为精品我们暂且不论,但它们的出现起码丰富了本土管弦乐作品的曲目库;更让像我这样原来对本土管弦乐创作有点悲观的人,看到了希望所在。

为此我更希望这不仅仅是“2009年所独有的创意”,是一次短期行为,而应力争将这种观念长期保持并逐渐形成传统。虽然结合我国音乐创作的具体国情,实施起来或有难度,但笔者觉得中国爱乐乐团此番尝试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若文化上的本土意识能够被长期重视,在音乐创作与演出领域的通力协作下,办出有中华民族特色并形成优秀传统的高水准新年音乐会,指日可待!

重听 Cohen

◆ 李静方



加拿大歌手 Leonard Cohen, 今年已经75岁了,近来常听他的歌。

Cohen 的嗓音异类,声线干涩,品位老到,很有沧桑感。那些宛如家常的吟唱,如同说白,清清淡淡,平平常常。即使情歌,也没有煽情动欲、声嘶力竭的号咷。

打开 google,搜寻到了一些关于 Cohen 的文字,这些文字正描述着 Cohen 以前的经历……。

他算是“垮掉一代”的诗人之一,比迪伦、滚石和披头士年长一整个时代,比猫王还大一岁。他比所有摇滚乐手都更早地去尝试迷幻药。13岁就学习吉他,也玩过一阵子乐团。上世纪50年代,Cohen 已经写了五册诗集、两本小说,被誉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享有父亲的遗产,并且浪迹天涯,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是个离不开女人的

男子。Cohen 早年的情史,据说可以写成厚厚的百科全书。早在浪荡的青年时代,Cohen 便已经对东方玄学大感兴趣。1995年,他61岁的时候,剃度出家,到洛杉矶市郊的禅寺去当了和尚。一直到1999年方才还俗。

Cohen 以前的经历奇特,跨度大,变化多。看上去他散漫、自由地走过许多风口浪尖。有意思的是,这些经历似乎也巧合地贴住了时代过程的许多流行脉络,并且留下了一些引人关注的“故事”。

观看别人的路线和风景,并且以此审视他们行踪的线索,给以不同串联,这是我们断事的习惯,但是这种多少属于“外面”的东西,又能实证多少属于别人的内在世界呢?

当 Cohen 以颠覆习惯、反叛出挑的行为组织自己的生活时,看起来也好像顺道在世人变化的眼界里……但是希望领头,抛头露面,这是世人的愿望,Cohen 只不过把自己沉浸在各种经历的体悟中吧。

推开细节,远远地看去,Cohen 虽然不断地走过一个寨子、又一个村落,却别无留恋地锁定在自己的旅途中,我们感兴趣的景观不过是他

的一个驿站。以非常个人的特点,实践着生命的里程,这是 Cohen 的工作。在我们看来,共有的路径,相似的外观,是很具有吸引力的。但是对 Cohen 来说也许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 Cohen 对音乐或者文字的经历与我们的看点正好不同;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俗世者,迷恋物表喜欢冒尖的天性吧。

重听 Leonard Cohen 的歌,感到他已经生活在另一种世界里……

卡普兰指挥“马二”引争议

◆ 唐若甫

业余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Gilbert Kaplan)近日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引发了一场关于新闻报道公正性的大思辨。

卡普兰为美国大企业家长子,独迷马勒第二交响曲,耗费巨资收集了关于这部作品的几乎所有珍贵史料,包括马勒本人的手稿并潜心研究,向诸位前辈指挥大师学艺,因此有马勒第二专用指挥的称呼。他之前指挥过伦敦交响

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并出过唱片,是一个发烧友级别的乐迷,也是一个业余指挥家。此番指挥纽约爱乐乐团后,《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其中报道了一位纽约爱乐乐团的长号乐师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嘲笑卡普兰的指挥根本不过关,也报道了一群乐师在乐团总裁扎林·梅塔的办公室里抱怨了1个小时。

乐评人诺曼·勒布莱希特由此撰文批评《纽约时报》正在丧失

作为新闻报道的职业操守,因为“从历史上看,乐师抱怨指挥是家常便饭,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况且“发博客抱怨的也不是长号首席,而是第三长号”。勒布莱希特进而指出纽约爱乐乐团的乐师历来臭名昭著,“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世界顶级的指挥家拒绝指挥纽约爱乐的关系”。不过也有乐评家指出勒布莱希特与卡普兰私交甚笃。

国际乐坛

一周音乐会
(2009.1.18-1.25)

1/18 晚 大剧院 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 钢琴:陈萨 指挥:迪华特

1/21 晚 大剧院 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美女与野兽》

1/22 晚 上海音乐厅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音乐会

1/23-24 晚 大剧院 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罗密欧与朱丽叶》

1/23 晚 东艺 东方小交响乐团协奏曲音乐会 钢琴:左彤、鲍天卯、蒙佩儿等 指挥:许忠

1/24 上午 东艺 上海轻音乐团专场